

書叢作創藝

陳飛蓮文一

著 林洪

光華

圖書世界

店書華新

版出店書華新東山

822
3440

文藝創作叢書

一支運糧隊

洪林著

山東新華書店出版

一九四八年八月

文藝創作叢書

一支運糧隊

著者 洪 林

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

民國卅七年八月初版

各解放區書店翻印本書時，請聲明
根據山東新華書店一九四八年八月原版
本翻印，並附檢寄樣本兩份。

0001—4000

一九四七年六月中旬，我從戰地回來，中途投宿在一個民站裏。

民站站長出發開會去了，招待股長是張芝蘭同志。他和我曾在一處工作過，知道我是搞文藝工作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們閒談起來，他笑着問我：

『怎麼樣？同志，這一趟搜集了不少材料吧？又寫了什麼東西了？』

我回答他道：『說起來慚愧得很，這幾個月光跑了腿。聽到的事情倒不少，可是一提起筆來，就什麼也寫不出來了。』

他像是忽然觸動了一件什麼事，急急的問道：『喂！我問你，這樣的事情也能寫成一本文藝作品嗎？』

『寫，只要材料充分，當然是可以寫的……』

『我告訴你，這個縣裏吳相林同志帶運輸隊出發，才復員回來。昨天晚上，他也在這裏住下的，和我們談到半夜，裏面動人的故事太多了。我在這裏後方工作，想不到一支運輸的隊伍竟能克服那樣多的困難。』接着他便把他聽來的故事說了許多給我聽。

他的這種熱情深深的激動了我，因此我沒有怎麼猶豫，就說：『好，他現在那

「是？我明天晚走一天，去找他聊聊。」

「他還在這裏，今天出去了，明天清晨就回來，等他來的時候，我替你介紹一下就是了。」

「好吧，謝謝你！」

第二天早飯後，張芝蘭同志果然領了一位同志到我屋裏，並介紹道：「這就是吳相林同志，在運輸隊裏擔任教導員。」他又介紹了我，然後囑咐了幾句，就轉身出去了。

我邀請吳相林同志坐下，說明了我的意圖。他笑了，說：「我已經聽張芝蘭同志說過了。他是長期處在後方的，聽了這些事，大概很新鮮，其實是很平常的，恐怕你聽了，是會失望的。你要再寫出來，也不會成爲很精彩的作品。」

我說：「請你不要太謙虛，我相信人民戰爭的每一個角落，都是不平凡的。只要你把真實的情況說出來，那麼即使你的口才不好，我的技巧不高，人們也會從平凡的文字中，看出不平凡的事蹟來的。」

「這樣吧！我先找出一件事情來說給你聽聽，要是你覺得還行的話，我就接着談下去；要是不行，那就算了，你看怎樣呢？」

「好吧！」我表示同意。

他於是說起下面的一段故事——

『我先講一個我們運輸隊員中的事情，作為我們全大隊運糧故事的引子。』

『這是在我們運糧第四大隊剛集合的第五天，我們開了一個訴苦大會。當時訴苦的人很多，其中有一個劉元彬，他談的真是苦極啦！我告訴你，我是一個向來不大流淚的人，可是這回我怎麼也禁止不住，流了一行，又流一行。我看見全場有一半以上的人，也和我一樣，流了淚。所以我先和你談談這個事。』

『劉元彬是個佃戶，他已經給孟家地主當了三輩子奴才了。早先劉家也有幾畝地，但是被孟家剝削去了。這些事不去說它。到了民國二十四年正月裏，舊政府攤派款項，一張又一張的條子下來。劉元彬的地被孟家剝削去了，可是銀兩還得他負擔，他自己一個冬天吃的是：用糠和野菜捏成的餅子，蒸熟了一碰就碎，當莊的人都叫這餅子是「慢拿一捏酥」，就在過年的時候，他也還是啃的糠窩窩。當然，一切捐項他是拿不上的。三遍四遍，挨了不少耳光，劉元彬沒有辦法，便把全家財產典乾賣淨，湊了幾塊現洋，買了一車窩貨，想推到城裏去賣。正月二十，他剛推了車子走出家門不到五里路，後面村裏派人追上來說，孟家要修炮樓，撥着劉元彬的工，叫他馬上回去。劉元彬和那些團丁爭辯了幾句，那些團丁火了，手起車翻，將劉元彬辛辛苦苦湊錢販來的盆罐全部掀到溝底，砸得稀爛。這不說，那些人套上繩子就把劉元彬綁回村裏。以後一連七八天，風裏雪裏，劉元彬餓着肚子，噙着眼淚

，去給孟家財主修炮樓。村子上流行一個歌謠，是：「孟家砦，修炮樓，去得曉了頂石頭。」「孟家砦，修炮樓，歇一歇，鞭子抽」。這都是實情。有一次，劉元彬兩天沒有吃飯，修樓的時候餓昏了眼，從半截炮樓上摔了下來，不能動彈，孟家的人還說他是裝的，打了一頓，關在炮樓裏。半夜，劉元彬越想越沒有活路，下決心逃走，硬撐着跑了三里路，到了前面，一道大河攔住去路。這時正是正月寒天，河上面結了一層薄凍，劉元彬用腳試了一下，冷得刺骨。這時怎麼辦呢？回去嗎？那是死路一條；過河嗎？那還不凍個半死。劉元彬個人坐在河邊，嗚嗚的哭了。

「唉，我講得太簡單，鄧天訴苦會上劉元彬聽得真是動人。他講到這裏，話也說不出來了，像是又回到十幾年前去。哭着哭着，全場一點聲音沒有，大家都像是站在那條冰凍的河邊一樣。好半天，劉元彬才接着說，他最後是咬着牙，脫了褲子，光着腚，跳到河裏，走過河去。到了對岸，軟癱在沙灘上，拿着褲子也不會穿了，混身凍成一個冰葫蘆。向腿上一摸，一顆沙粒一個小血口。很久很久，他才爬到一家窮人家裏，暖和了身子，休息了一天，第二夜才安全逃出虎口。」

「他在外面又受了好幾年的苦，到民國三十四年回家，八路軍已經來到他的家鄉。三十五年他翻了身，鬥爭了孟家地主，算了算舊債，分得了土地。他最後在訴苦會上對大夥說：「我今年整三十歲，受了二十九年的苦，才享了一年的福。難道還叫我受二遍罪嗎？還叫我下半輩子再過前半輩子的日子嗎？不行，這年頭，不是魚

死，就是網破，我要翻身翻到底，也就要和他幹到底！大家說，我們今天出伏苦，我們出伏爲了誰？在早我出伏，是饑着肚子去給財主家修炮樓，你們想想：去晚了，頂石頭；歇一歇，鞭子抽，那是什麼味？！我一想到那年正月裏半夜過河，凍成冰葫蘆的事情，這現在覺得，什麼事都不算苦，什麼事也是甜的了。」

「唉，他講得很有力，大家真是臘月的蘿蔔，勸（凍）了心。許多人籌把從前受苦受難的事記起來了，又拿現在出伏和過去一比，思想上像是開了一扇大門。」

「我對你說，這次訴苦會對於我們大隊以後的鞏固是有很大關係的，我也常常提醒大家：『還記得訴苦會上的事情嗎？』」「還記得冰凍葫蘆的味兒嗎？」「還記得劉元彬的話嗎？」好幾次證明，我一提起這些，民工們就低下了頭，不吭氣了。吳相林同志結束了他的這一段話，然後笑着問我：「同志，怎麼樣？這個材料能不能用？」

我是一直用最快速度來作記錄的，到現在抬起我的頭，我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！你啞的就是我所要知道的，也是讀者們所要知道的，你繼續說下去罷。」

「那麼，讓我歇一歇，我們喝杯開水吧！」

幾分鐘後，我又打開筆記本，聚精會神的聽着，想不遺漏吳相林同志講的每一個字。

吳相林同志靠在椅背上，慢慢的把他所領導的第四大隊的情況說給我聽。

以下全部是他說的話——

我還得從頭說起。

先請你記幾個數目字：我們第四大隊有三個中隊，九個分隊，一共是二百八十八輛小車，連同幹部，有六百二十七人。大隊長是岳雲光，原先擔任區長；我原來在縣裏做宣傳工作，這次派到這個大隊裏擔任教導員。我們兩人這次都是第一次帶領民工。

我們得到支前司令部的命令，叫在四月十一號集合，待命出發。我和岳雲光同志帶了幾個人在十號早晨就趕到集合點。

我來告訴你我們初集合時的情景。同志，我不打算光對你說好的。一切都好，這是不可能的事，我們在初集合時，情形是相當不好的。

十一號早飯後，我到大路上去看看，一輛小車的影子也沒有。回來，我和老岳

商議，恐怕小車當天到不齊，這倒給我們時間，把準備工作作得更充分。老岳便又去催給養，看房子，稱鋪草，我和幾個同志在家劃登記表。到了中午，還是沒有一點動靜，我急了，走到街上看，咦，奇怪，有十多輛車子停在大街上，可是一個人沒有。

這是來集合的車子嗎？怎麼不來隊部呢？我在小車旁邊吆喝：『推小車的人呢？那裏去了？』沒有回答。半天，胡同裏出來一個人，我問他：『你是來推車子的嗎？』『是的。』『那些人呢？』『誰知道，各人都有各人的地方。』我立刻派人去找，好久，找到十幾個人，據說，有的到親戚家裏去了，有的在莊外歇歇，有的到賣花生開舖子的那裏去了。我當時埋怨他們：『怎麼不到隊部來登記呢？』他們說：『咱不知道，叫咱到這莊咱就到這莊，誰知道你們還有個隊部。』我當時又氣又不好說，便領着他們來登記，又叫人在隊部門前插面旗子。登完記的人領到屋裏休息，小車也推到樹林子裏去了。

接着，來集合的小車紛紛到了。有的一進莊就吆喝：『誰在這兒？小車來了到那裏去？』有的一聲不響，小車一放就自己鑽到別處去了。於是我又派人在路口等着，到了黃昏時分，一共登記的有一百七十多輛小車，因為事前有準備，都安排得很好。晚飯後，又來了一輛，是個叫于家才的推着的。這人一來就引起我的注意，他滿臉剃得淨光，可是樣子看去很老，我問他的年紀，他說四十六，我問他怎麼來

的？他說是『自動報名』。我懷疑他是替子出伏，他笑了一笑，指着那個拉車的說：『這不他也來了！』原來那就是他的兒子。這一下引起我的許多問題，但是他說：『過天再說吧！』外面又來了一些人登記，我只得叫人領他去休息，我却牢牢記住于家才的名字。

十二號清晨，一下子來了七八十輛車子，看來滿街是民工，處處是小車。這時最要緊的事，是編制起來，分了班隊，指定了中隊長、分隊長，選了班長。

早飯後，大隊部通知集合，整整集合了一個半鐘頭，才到齊了，在樹林子裏坐下。岳大隊長上去講話，沒有說到五句，後面兩三個人忽然站起來就跑。什麼事？誰也不知道。有幾個帶着恐怖的神情說：『飛機！』其實，那是見鬼，大概附近有幾輛大車過去，這就驚動起來，幸虧絕大部份民工沒有動，跑的幾個人也叫回來了。

岳大隊長開始講我們的任務，服務期間，負責人姓名，可是，忽然的，又有誰叫了一聲：『飛機！』我凝神一聽，不錯，這回是真的來了！我立刻站起來，下命令：『不許動！』可是白搭，人站起來，像一窩蜂子，用棒子一搗，到處奔跑起來。我和岳大隊長用力叫着：『在樹林裏不要緊，站住！』有幾個站住了，回頭看看我們，又撒腿跑了。

兩架重轟炸機越飛越近。但是我們的人，在山嶺上，河灘上，路上，到處跑的

是。好像別處都好，就是這樹林子裏最不安全，離開這裏越遠越好。

現在在樹林子裏的不到一百人。飛機到了頭頂，馬達沉重的響着，大部份人都伏下了，但還看見個別的在山嶺上跑着。老岳對我說：『老吳，防空常識的教育今後得好好進行一下。』我却說：『這給我們一個教訓，我們這次帶的完全是新民工，什麼經驗也沒有，恐怕不僅是防空，將來問題還多哩！』

飛機走了，但轉了一圈又回來。奇怪，飛機走了的時候，沒有一個動的，一聽飛機回來，又有人在跑了。

終於飛機走了，我們吹哨子集合。三個的、兩個的、懶懶散散的走到樹林子裏來。直到中午，才又集合齊了，我們迅速的編制好，回到屋裏休息。

但是還有兩個人直到下午飯時沒回來。查查登記簿，一個叫余福生，一個叫葉祥。我沒有和任何人談，可是我心裏在想：『毀了，一定跑了，剛集合起來第二天，就有人開小差，往後怎麼辦呢？』

晚飯後，我到郭繼琳的班裏，和班裏的民工們閒談。曾經爲我所注意的于家才也在這個班裏，我去的時候，他正在打草墊子。我問他這幹什麼？他說：『你不知道，口袋裝了糧食，擱在車上，三撞兩磨，口袋就要破了，打個草墊擱在口袋下面，便好一些。』我知道這老頭講的話有理，便立即掏出筆記本，記了下來，準備在全隊裏號召實行。

正談着，一個人出現在門邊。青年人高波第一個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喂，葉祥，你還敢回來，我們都當你吓回家去了哩！」

進來的葉祥毫無慚愧之色，他振振有詞的說：「那會子，你們在溝裏看不見，我在嶺頂上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飛機上坐着一個人，一直就朝着我的頭頂上開過來。我趕快爬在一棵樹下面，他像是沒找着，就繞了一個圈又飛回來，我一翻身，又躲到一塊大石頭旁邊，他又沒找着。我看他是發現了我的目標，所以趁他飛開的時候，一口氣就翻了兩道嶺……」

高波早已不耐煩，一下子截住了他的話，說：「得了，得了，那隻飛機大概在上面開着臭烘烘的味，所以朝着你的頭頂上飛去！」一句話說得葉祥臉通紅，別人莫明其妙，只有班長郭繼琳帶着笑排解說：「不要說了，葉祥一定還沒有吃飯，趕快到伙房裏去吧！」

那天晚上，幾個中隊分隊裏的幹部，不約而同的到了隊部裏。這個說：「隊長同志，我們分隊裏出了謠言，說余福生被飛機射傷了。」那個說：「隊長同志，第六班裏的陳道生太胆小了，今天下午連飯也吃不下去了。」又一個說：「隊長同志，有人講，到了西邊臺山上有飛機站崗，過去了就回不來。」又一個說：「隊長同志，還有說那一回飛機下面伸出一個爪子，把一輛小車勾去了。」再一個說：「隊長同志……」

我們根據這形形色色的反映，分析了民工對飛機的一切想法，規定了第二天防空教育的內容。

正當要散會的時候，通訊員領了余福生進來。大家都很高興，「你也到底回來了。」余福生一點不像葉祥，他強堆着笑臉，半吞半吐的敘述他躲飛機的經過。原來他跑了一處又一處，竟跑出駐地十八里路。事情很明白，他是一個典型的胆小鬼，我在一查登記表，他是一個小商人，一定是一個又愛財又愛命的傢伙。

把余福生打發走了，中隊分隊的幹部們也都回去，郭繼琳班長進來，他說了葉祥的詳細情況。郭繼琳和葉祥同莊，據他說：葉祥外號「臭炮」，爲人好吹牛，說話不中聽，在一個莊裏都耳遍了；過去接近封建勢力，是一個狗腿子，對民主政府常說一些怪話。我叫郭繼琳特別注意對他的教育，隨時反映他的情況。

臨睡以前，我整理了當天的情況，記在我的小本子上，並特別把余福生和葉祥的爲人記載下來。

全大隊的車子在十三號的早晨都到齊了。早飯後，我們便開始按支隊部頒發的訓練計劃進行工作。如進行「爲誰出伏」的教育，座談各人來出伏的思想，講防空常識、運糧常識，訂立功計劃，以及我在前面告訴你的訴苦大會等等。直到十八號的晚上，我們在莊外一個空場子上，掛上毛主席的像，進行了隆重的宣誓典禮。

經過六七天的整訓，全大隊的情況和初集合時是大不一樣了。隊伍集合時間不

用十分鐘，小車子都嚴密的擱在樹林子裏，尤其在訴苦和宣誓以後，正氣初步樹立，人人都有完成任務的決心。有的說：『不立功，不回家！』有的說：『火爐裏鍊好鋼，戰爭裏出好漢！』有的說：『只要打败了蔣賊，田邊就打了鐵腦，飯碗就添上金箍！』（意思就是說能保得住了。）這些話，我一記了下來，後來都成了全隊中的口號。

但是，同志，你以為事情就這樣簡單嗎？你以為單純整訓就能全部解決問題嗎？不，不是的。什麼人的思想都不是一下子就通到底的，艱苦，危險，在宣誓時的一股熱情下，是好像沒有什麼可怕的。誰都可以講：『任何』情況下，我都能保證如何如何，可是領導上千萬不要以為這樣就百事大吉。到了真正等不上給養的時候，到了除去樹林子就找不到第二處宿營地的時候，到了炸彈就落在你身旁一二百步的時候，也就是當艱苦、危險毫不容情的找到你頭上的時候，那時問題就來了，熱情可能就要變化了。這一點，我和老岳早討論過了，但是我們到底有信心，只要我們掌握得好，民工的情緒是可以堅持，而且可以向前發展的。

三

四月二十日，支隊部通知我們和另外三個大隊到某地裝糧，並命令我們第二夜

向西出發。

裝糧的時候，自然有一陣紛亂。有些都擠上去，有些找不到門，有些一個勁兒要求：『够了，够了，再別裝了，口袋不結實，車子不行，人推不動……』全大隊只有劉元彬等幾個人，是再三要求：『多裝一點，多裝一點。』劉元彬那輛車子裝到二百八九十斤。其他的一般的是在二百斤左右。

二十一號晚上，我們開始西去。我們根據支隊部命令，決定這晚只走三十里路。

小車隊剛出莊的時候，一支軍隊從後面趕上來。大隊長下令：『小車靠路邊休息，等部隊過完再走。』於是民工們都坐在一旁閱起兵來。這個在叫着：『炮！炮！』那個在數機槍。民工們過去很少見到這樣多隊伍行軍，這會兒都吐了舌頭：『啊，這麼多大炮！』『這些人，這是幾個師？』一個走着的戰士聽了這話，把頭一歪，笑了笑，說：『幾個師？！俺這一個師還沒過完哩！』當然，這一次『閱兵』，對民工教育意義很大；但是同時，也把我們的大隊長教育了一下：這種等法，是沒有頭的，如果我們小車要一直『等隊伍走完再走』，那就等於下了道命令『原地休息到天明』！因此在中小時後，大隊長還是下令前進了。

路不算窄，可是，人也實在太多了。軍隊、牲口、小車、担架、挑子，大部分是向西去，可是也有些是向東來。沒有問題，我們前進的速度是很慢的。

大隊長在前領頭，我在後面押後。我跟着車子，慢慢的走。我這是第一次在夜裏領着民工行軍。當我看到那樣多的軍隊和老百姓湧上前線時，我的情緒是十分興奮的。

一付担架在我們旁邊走着，其中的一個担架隊員背着一個背包，是個圓筒形的，就像背了個小轆軸，他走一步，背包搖一下，他又是一個駝背，大家見了，沒有一個不笑的。可是他不管，低着頭，只顧走。我隨便問他：『同志，你是那一縣的？』他頭也不抬，只說了兩個字『振華。』我又問道：『振華縣？我怎麼沒聽說過，離這裏多遠？』他仍然沒有抬頭，說：『在渤海區，離這兒遠嘅，有七八百里路。』我聽了他的答話，立刻消失了對他的背包和駝背的笑話的意思，而產生了對他的無限敬意。七八百里趕來出伏，真是山東人民的大聚會。

又有一隊挑子走過，他們扛着扁担，沒有挑東西，有的一面走，一面唱歌，有的還批評我們的車子，說：『這些小車，拉開的距離太大，真是一點也不嚴格。』我看他們確是後腳跟前腳，沒有一個拉下幾步的。

有一次，走到一個水溝旁邊，大家擠着過，忽然，撲通一聲，也不知誰掉到溝裏去了，掉下去的人和路上的一個吵起來，那個說：『你怎麼擠我？』這個說：『我還不知道誰擠的我！』兩個罵起來，可是又聽到第三個人的聲音：『快走，快走，別在這裏吵了，大家都是來支前的。』果然，他兩個就不吵了，又各走各的